



# 橋 聲

桥本身并不会发出声音，人们走过，  
它才发出颤抖的共鸣。它才被人听见。

出品人\_郭敬明 [from ZUI] / 选题策划\_金丽红 黎波 [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 项目统筹\_阿亮 痞痕 [from ZUI] / 责任编辑\_陈曦 [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助理编辑\_方钊 [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 特约编辑\_kay [from ZUI] / 装帧设计\_最世设计 [zui@zufactor.com]  
设计师\_张强 [from ZUI Factor] / 封面绘图\_王浣 [from ZUI] / 版式设计\_张强 [from ZUI Factor]  
媒体运营\_赵萌 [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 责任印制\_张志杰 [from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官方网站\_上海最世文化 [www.zuibook.com]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青院 11 000655178  
图书在版编目

桥声/吴忠全著作.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354-5250-4

I. ①桥…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47686号

# 桥 声

吴忠全 著

出 品 人: 郭敬明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 波

设计 师: 张 强

项目统筹: 阿 亮 痕 痕

封面绘图: 王 浩

责任编辑: 陈 曜

内页设计: 张 强

助理编辑: 方 钊

媒体运营: 赵 萌

特约编辑: kay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10

传真: 027-87679300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16

版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0月第2次印刷

字数: 190千字

定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橘  
子  
吳忠全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 GUO / CHIEF EDITOR \_ CHEN XI FANG ZHAO  
CONTRIBUTING EDITOR \_ KAY [ FROM ZUI ]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 ZUI@ZUIFACTOR.COM ]  
COVER ART \_ ZHANG QIANG [ FROM ZUI FACTOR ] / ILLUSTRATION \_ WANG HUAN [ FROM ZUI ]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 WWW.ZUIBOOK.COM ]





© ZUI 2011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变成了一个万花筒，我想要葬身其中。

# 序

夜的原矿

文/郭敬明

先说一点题外话。

在落笔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刚刚接到出版社宣传部的同事传来的消息：在一个全国性的媒体票选奖项中，我入围了。但微妙的地方在于，我并不是入围了“最佳作品”或者“最佳作家”的奖项，反而，我和几位中国出版界叱咤风云几十年的前辈们，一起入围了“最佳出版人”的奖项。

从我第一次做出品人到现在，满打满算，也不过四年的时间。这四年里，

确实有很多作者从《最小说》这个平台开始，迅速崛起，成为全国出版界的新锐，他们囊括了各大奖项的同时也收获了近几年来其他新生代作者无人能敌的市场销量。能够有幸作为他们的出版人，我为此感到骄傲。

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作为出版人有什么吸引力，值得你牺牲那么多自我创作的时间？要知道，你也是一个作者啊。

其实作家和出品人，前者的核心精神在于坚持自己的审美，用自己的独特征服别人；后者与之相反，出品人的核心精神在于放弃自己固有的狭窄审美，发现别人的独特，然后帮助他征服别人。

我作为出品人可能推出了很多的作品，应该已经过百部了，但是其中我作序推荐的，很少。之前有过的落落、笛安、安东尼、恒殊、hansey……每一个都几乎是百万码洋级别的新生代佼佼者，他们用耀眼的成绩来证明了自己，同时也证明了我作为出品人的职业素质，我很感谢他们。

那么，是什么原因驱使我为吴忠全的处女作《桥声》作序的呢？我想，应该是他小说字里行间渗透出的那种黑暗特质，这是属于他骨子里的，从世界观价值观开始，就酝酿出的独一无二的特质。这种特质太惊人，也太迷人。而这种本应黏稠而炽热、细腻又复杂的特质，又被他以一种白开水般透彻而简练的笔法呈现着。他交出的答卷，就是这样一份萦绕着矛盾气息的黑纸。

首先他的文字异常洗练，我用的词是“异常”，而不是非常、十分、特别等词。“异常”代表着让人惊讶，代表着不合常理，甚至代表着让人质疑。因为他文章里所营造的叙事语气、白描场景、转场抒情等等，全部统一在一种异常成熟且大气的语感之下，这种语感就是洗练。和目前大量的青春作家不同，吴忠全的文字里没有我们见惯了的花拳绣腿，没有铺天盖地的华丽辞藻，没有生僻怪异的新词异句，他用几乎接近于家长里短的口语和小学生就具有的词汇量，营造出了强大无比的小说气场。语言简单分两种：一种是不会创作的人，他的词汇量贫乏，缺少创作经验，叙述苍白无力；另一种，是千帆过尽、返璞归真，在大量的创作中积累起来的文字熟练度，已经能够让他们游刃有余地用最简单的词句，表达最复杂的情感结构。

粼粼的河流，美好的场景在他眼里是“一条发亮的蛇”。比如黑夜的星空，在他眼里是“苍老的破败卷轴，书写着人生的漆黑，也反讽着永远不会来临的曙光”。他难得出现一个美妙的描写“世界的色彩旋转不停，美妙无比，看起来就像一个漂亮的万花筒”，但紧接着他的下一句，却是“我想要葬身其中”。

就是这种持续的，仿佛黑色胶质一样的东西，在阅读的过程里，紧紧地包裹住了你。我在没有阅读这个小说之前，曾经和这本书的美术编辑张强聊天，我问他这个书感觉如何。他说：“我是个不怎么看书的人，我在排版‘天鹅’的时候也没看，但《桥声》让我忍不住想要看下去，我想要知道结果，我不相信结果一丝温暖都没有。但我输了，他没有给人留下任何余地。”过了会儿，他看着我说：“如果你家庭观念很重的话，你会被这个小说击溃的。”

我经常回答的另外一个关于出品人的问题是：“你最在乎作家身上的什么品质？”我的答案是：“我喜欢作者中呈现出来的独一无二，他的辨识度就是他的一切。”如果说笛安的辨识度在于她几乎十项全能百毒不侵，安东尼的辨识度在于他的个人品牌和奇怪文字的完美融合，恒殊的辨识度在于她专业领域的无可匹敌，那么吴忠全的辨识度，就在于他从头至尾散发出的这股强烈的黑色暗质。

当然，作为处女作的《桥声》，还是有一些缺点的。比如在一些描写上的多余（我相信这也是他在被很多人诟病“语句苍白，不懂比喻，没有华丽的文笔”之后的一种妥协和让步），比如一些情节的生硬。但是，瑕不掩瑜，这块黑色的“瑜”终将绽放他的光芒。

作为出品人，我认为自己再一次发现了一枚未经打磨过的宝石——这枚属于黑夜的原矿。

## 目 录

### 上半部 桥 这 边

第一章 回乡	013
第二章 春节	025
第三章 尘封	039
第四章 长大	057
第五章 传说	073
第六章 童年	089
第七章 瓦全	107
第八章 离乡	123

CONTENTS

下半部  
桥 那 边

第一章 初春	137
第二章 晚春	153
第三章 炎夏	169
第四章 答案	187
第五章 残夜	201
第六章 隐士	221
第七章 结局	23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桥  
这  
半  
部

---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 CHIEF EDITOR \_ CHEN XI FANG ZHAO  
CONTRIBUTING EDITOR \_ KAY [ FROM ZUI ] / VISION ART \_ ZUI FACTOR [ ZUI@ZUIFACTOR.COM ]  
COVER ART \_ ZHANG QIANG [ FROM ZUI FACTOR ] / ILLUSTRATION \_ WANG HUAN [ FROM ZUI ]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ZUI | WWW.ZUIBOOK.COM ]



第一章

回

乡



---

生命并不能循环，当它的黑色全都被驱除后，  
又变回洁白的本初，比如母亲，  
她现在就静静地躺在姐姐的怀里，等待明年春季的到来，  
安葬在树荫下，安葬在花丛中，  
安葬在每一个日升日落都能明确体验得到、不再留白的时光中。



零下三十度的空气仿佛已凝固，火车行驶在冰冷的荒原，一路破冰前行，碎落的薄冰便贴在车窗上，遮挡住乘客望出去的视线。

年近春节，车厢内挤满了归乡的旅客，没有买到座位票的，便都站在两排座位中央的过道上，由于长时间的站立，身体都开始松垮扭曲，像是一个个泄了气的玩偶，我也在这群人之中。

此时已是凌晨的光景，乘客们昏昏欲睡，站立的人们都靠着就近的座位或打瞌睡，或是随便与身旁的人讲几句闲话，打发这漫长的旅途。我睡不着，也不想与人闲谈，便转身走到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准备吸根烟，也把混浊的空气回身。

我把身体靠在车门边，这里很冷，吐出一口哈气，和烟雾没什么两样。打火机的火苗闪烁了两下，烟便燃烧了起来，猛吸一口，吐在结满霜花的玻璃上，形成一朵小小的蘑菇云。

有个乘客走了过来，手里夹着根没有点燃的烟，“兄弟，借下火。”我把打火机递给他。烟点然后，打火机又回到了我的手中。

“回家过春节？”可能是向我借了打火机的缘故，他觉得有必要与我说上几句话。我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也用这种淡漠的方式，打消了他可能也并不想要继续的对话。

我们两个就这样安静地吸着手中的烟，或许也在同样想着不为人知的心思。我并没有看穿他人想法的洞察力，所以，我只要清楚自己的思想就够了。

其实，我今年并不打算回家过春节的，可是在今天傍晚的时候，突然接到母亲去世的噩耗。

接到父亲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公司里忙着手头的最后一份工作，准备加完班便可以安心地放年假，还和女朋友约好了来个短途的旅行。

由于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同事们都在早早地下班了，我一个人坐在空荡的办公室里，打印着最后一页表格。夕阳从窗子透进来，被窗棂分割成一个又一个正规的方形，却又像练过瑜伽一样柔软地贴伏在办公桌上。我站在打印机前，手里拿着它刚吐出来的热乎乎的纸张，放在裤兜里的手机便震动了起来。我掏出手机看到屏幕上父亲的号码，心没来由地沉了一下。

我停顿了一秒才按下接听键，父亲在电话那头语气平淡，听不出任何波澜，“成安啊，你妈走了。”然后长长地舒了口气。我知道母亲的去世，对父亲是一种解脱，而对她自己，确切地说，应该是种逃脱，逃脱掉这个一直束缚她的世界。

母亲在年轻的时候便患有间歇性的精神失常，在不受刺激的情况下，最开始是几年发作一回，后来慢慢演变成一年发作几回，等到了晚年，状况就更加让人忧心、无奈，但更多的可能是厌烦。

母亲每次发病的时候都会在镇子里乱跑，见到人便会用力地撕扯头发喊道：“杀人了！杀人了！血，全都是血！”大人们会推她一把，让她滚到一边去，小孩子见到她便被吓得哇哇跑掉，但是也有胆大的孩子站在远处冲她扔石

束。我突然就放慢了脚步，有些不情愿，确切地说有些不敢朝着那扇门走去，我很想掉头跑掉，那样就可以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我知道我在害怕什么，我害怕自己看到母亲的遗体而掉不下来眼泪，我害怕因掉不下来眼泪而被邻里乡亲咒骂，我害怕接下来那漫长的葬礼，我害怕这样冗长的压抑……这些，仿佛都比悲伤更重要，怪不得悲伤不肯光顾我。

但是，我还是向前迈出了脚步，迈出了漫长的奔丧旅途的最后一步。

面对死亡，送别死亡。

家里那扇破败的木门敞开着，欢迎着我的同时也欢迎着乡亲邻里，院子里搭好了木棚，母亲的遗体被安放在木棚中央两张桌子上面搭着门板的尸台上，头部上方摆着贡品，脚下是火盆，姐姐披麻戴孝地跪在圆形的垫子上烧纸钱，一群乡亲邻里站在一旁闲聊的闲聊，嗑瓜子的嗑瓜子，谁都没有注意到我已经站在了大门前。

姐姐三岁的女儿率先看到了我，手里拿着吃食从屋子里跑出来，“舅舅，舅舅。”姐姐回过头来，站起身把我拉到母亲的遗体前，“给妈磕个头吧。”

我盯着母亲发白的面容，有一瞬间认为那是天气寒冷的原因，我用手轻轻触碰了一下母亲僵硬的身体，眼睛盯着头盖骨上一块触目惊心的凹陷，身体突然猛烈地颤抖起来，接着模糊的眼前看到了年轻时的母亲，带着我去松林里采蘑菇，归来时采下路旁一朵不知名的野花别在耳朵上，幸福的笑声洋洋洒洒了一路。然而，她却在镇子口把花拿了下来，回过头小心地对我说：“不拿下来，他们又该说我神经病了……”

我还是哭了，眼泪像是雨季屋檐下的水滴，连成遮蔽的雨帘，砸在地面上，粉身碎骨。等到这一季的悲伤席卷而去，我缓缓地跪下来，冲母亲磕了三个响头，在头部接触到冰硬的地面时，我松了一口气。耳畔传来姐姐的抽噎，还有那些邻里的缄默，这缄默是我最好的回应。

姐姐把我搀扶起来，其实根本用不着搀扶，我没有那么虚弱，也不会因为大哭而身体虚脱，或许她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母亲去世，姐弟应该表现出相怜相惜的感觉，毕竟还有那么多人看着，不可能展露出原有的冷漠。

我突然觉得，这不过是一场戏剧，我们都是演员，演给别人看，也演给自